

百岁杨苡： 一百年，许多人，许多事(上)

【《中国新闻》步学子、首创“呼啸山庄”译名的翻译家程小路报道】“巴金说，长寿就是惩罚。我说，活着就是胜利！”103岁的翻译名家杨苡的传记《一百年，许多人，许多事：杨苡口述自传》近日与读者见面。这位五四运动同龄人、西南联大进

立之后发生的种种，我虽是个平凡的人，却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可念，许许多多的事想说。”

从“咆哮”到“呼啸”超越梁实秋的翻译

“它拥有极少数小说家才能给你的东西，那就是力量。”英国小说家毛姆对《呼啸山庄》这句评语的精妙之处，中国读者从小说的中文译名中就能感受一二。

这部19世纪英国文学的代表作曾被翻译为《狭路冤家》《魂归离恨天》《咆哮山庄》，尽管最后一个译名来自大名鼎鼎的梁实秋，但年轻的杨苡觉得不妥，英文名“Wuthering Heights”是住宅名，谁会给自己冠以“咆哮”之名来吓唬访客呢？

她后来再译此书，琢磨出一个意译和音译结合得近乎完美的名字——“呼啸山庄”。半个多世纪过去，不断有新版译本推出，但书名再未变过。

杨苡，原名杨静如，1919年出生于天津，祖辈有四位在晚清中了进士，点了翰林；父亲杨毓璋从日

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后曾任沈阳电话电报局董事，是天津中国银行首任行长；哥哥杨宪益被誉为“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”；姐姐杨敏如是古典文学专家……出身名门的杨苡8岁进入天津中西女校就读，度过了烂漫无忧的少女时代。

身为富家女，杨苡本该生活顺遂，但在家国巨变的时代，她的青年时光只能在流亡中度过。1937年，杨苡被保送到南开大学中文系，还没来得及入学，“七七事变”爆发，天津沦陷，南开大学与北大、清华一道迁往昆明，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。在沈从文的建议下，杨苡从中文系转到外文系。

1942年，杨苡与母亲及哥哥杨宪益、嫂嫂戴乃迭、姐姐杨敏如、姐夫罗沛霖在重庆团聚。彼时，杨苡的丈夫赵瑞蕪(《红与黑》中文首译者)担任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助教，杨苡也进入中央大学外文系借读。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后，杨苡燃起希望：“流亡的日子总算结束了，生活该安定下来了吧？”

“躲猫猫”的颜惠庆 “掉棉絮”的沈从文

此次出版的《杨苡口述自传》上部，从清末杨家发迹写起，到1946年杨苡随中央大学返南京告一段落。记录者余斌是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，也是赵瑞蕪在南大中文系任教时的学生。

余斌说，为师母记录“口述史”，要从一个“登门送书”的故事说起。1996年的某一天，同为赵瑞蕪弟子的南大文学院副教授唐建清告诉余斌，师母杨苡知道余斌写了本《张爱玲传》，想借一本看看。“这让人大起惶恐，连忙登门去送书。”

杨苡的家位于南京市鼓楼区北京西路一条小弄堂里，余斌第一次登门，在师母的小客厅里坐了约两个小时。“杨先生谈她与巴金、沈从文、穆旦、萧乾、吴宓等人的亲身接触，即使是无关宏旨的细枝末节，又或旁逸斜出，完全不相干的，我也觉得是一个时代整体氛围的一部分。”杨苡聊的旧人旧事，正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



翻译家杨苡。
(译林出版社供图/《中国新闻》报发)